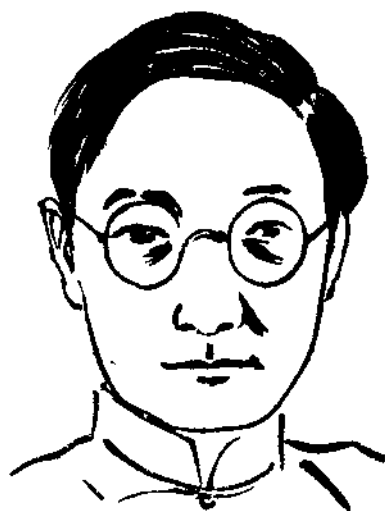


當代
創作
文庫

徐志摩傑作選



上海新象書店刊行

小傳

徐志摩先生是新月派大詩人，他在我國新詩壇上開拓之功，是不可泯沒的。因爲自「五四」以後，胡適先生雖寫下了嘗試集，給中國語文體的新詩開了一條路，但是這條路顯然沒有築完成的，後來由於徐志摩先生等的繼續努力，新詩纔能有寬闊的前程入望。並且打破了當時一般封建的守舊學者所說「白話沒有美文」的說數。徐志摩先生他融和了歐美各國詩文的風格及其美麗的詞藻，通過了他那多采的思想，創出了清麗動人的新詩體，立即受到讀書界熱烈的贊美。

徐志摩先生的詩文，讀後確有些「濃得化不開」之感覺，換言之，實在太美，無論在韻節上，詞藻上，實是天衣無縫，到現在，新詩雖已蓬勃發展，但是徐志摩先生的新詩不但現在讀來還

有相當價值，就是將來，這位大詩人奇突的光彩是不會熄滅的。

徐志摩先生字章垿。早年遊學歐美，所以對英文造詣頗深。他是浙江硤石海門富商的後裔，回國後，曾主輯北京晨報的副刊，後與聞一多先生等同創新月詩刊及新月書店，新月派之名由此而產生。當時徐志摩先生在各大學擔任講學，他也是大學教授中唯一的有汽車階級者。他的夫人陸小曼女士，與他結合，被友人們譽爲一對才人。詎料他因爲「想飛」竟成了讖語，到最後他因搭乘飛機失事墮機而死。由於他的早死，所以留下的作品並不多，已刊單行本者，詩集有摩志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等，小說似乎祇有薄薄的輪盤一冊，散文集有愛眉小札志摩日記等：瀏覽徐志摩先生那美麗的詩文，不禁會使人惋惜詩人不幸的遭遇，在振興詩歌運動的今日，對於這位極有才華的詩人底作品，是有其研讀的價值。

當代創作文庫

徐志摩

巴雷編選

目次

春痕	一	想飛	九五
我所知道的康橋	一五	給小曼	一〇〇
自剖	二六	半夜深巷琵琶	一〇一
巴黎的鱗爪	三三	一星弱火	一〇三
『迎上前去』	五一	雲遊	一〇四
輪盤	五七	在病中	一〇五
再剖	六六	兩地相思	一〇七
悼沈叔微	七一	在哀克利	一〇
兩姊妹	七三	脫教堂前	一一〇
一個清清的早上	八〇	先生！先生！	一一三
給抱怨生活	八四	五老峯	一一五
乾燥的朋友	八六	石虎胡同七號	一一七
老李	八六	翡冷翠的一夜	一一九

新象書店出版

徐志摩傑作選

春痕

一 瑞香花——春

逸清早起來，已經洗過澡，站在白漆的鏡台前，整理他的領結。窗紗裏漏進來的晨曦，正落在他梳櫛齊整漆黑的髮上，像一流靈活的烏金。他清癯的頰上，輕沾着春曉初起的嫩紅，他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依然含漾着朝來夢裏的無限春意，益發激動了他。Nelson自憐的慣習，癡癡地儘向着鏡裏端詳。他圓小銳敏的睛珠，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在一瀉清利之中，洩漏着幾分憂鬱凝滯，洩漏着精神的饑渴，像清翠的秋山輕罩着幾痕霧紫。

他今年二十三歲，他來日本方滿三月，他遷入這省花家，方只三日。

他憑着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從幼年使想肩長出一對潔白嬌嫩的羽翹，望着精緻斑斕的晚霞裏，望着出岫悠展的春雲裏，望着層晶疊翠的秋天裏，插翅飛去，飛上雲端，飛過天外，去聽雲雀的歡歌，聽天河的水樂，看羣星的聯舞，看宇宙的奇光，從此加入神仙班籍，憑着九天的白玉闌干，於天朗氣清的晨夕，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微笑地生憐憫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訓的少年們的幻想。但現實粗狠的大槌，早已把

他理想的晶球擊破，現實卑賤的塵埃，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他的頭還不會從雲外收回，他的脚早已在污泥裏瀰住。

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只覺得一層濃而且勁的香氣，直刺及靈府深處，原來樓下院子裏滿地都是盛開的瑞香花，那些紫衣白髮的小姑子們，受了清露的涵濡，春陽的溫慰，便不能放聲曼歌，也把她們襟底懷中腦邊蘊積著的清香，迎着緩拂的和風，欣欣搖舞，深深吐洩，只是滿院的芬芳，只勾引無數的小蜂，迷醉地環舞。

三里外的桑抱羣峯也只在和暖的朝陽裏欣然沈浸。

逸獨立在窗前，估量這些春情春意，雙手插在褲袋裏，微曲着左膝，緊嚙住淺絳的下唇，呼出一聲幽喟，旋轉身掩面低吟道：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着！

緊跟着他的吟聲，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喧然大震，接着郵差遲重的嗓音喚道：『郵便！』

一時籬上各色的藤花籐葉，輕波似顫動，白菓樹上的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

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張美麗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道：『好福氣的先生，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說着把信遞入他手。

果然是件美麗的禮物，這張比昨天的更覺精雅，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逸看到她別緻的簽名，像燕尾的瘦梅花的疎，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悅耳的清音，接着一陣複湊的感

想，不禁四肢的神經裏，迸出一味酸情，迸出一些涼意。他想出了神，無意地把手裏的香跡，送向唇邊，只覺得蘭馨滿口，也不知香在片上，也不知香在字裏——他神魂迷蕩了。

一條不其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兩傍種着各式的樹木，地上青草裏夾綴着點點金色銀色的錢花。這道上在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車菜擔以外，行人極少。但此時鈴聲響處，從桑抱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上面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女，二十歲光景。她黯黃的髮，臨風蓬鬆着，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絡住，她穿着一身白紗花邊的夏服，鞋襪也一體白色。她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捷靈的肢體，愉快的表情，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和合一致。

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在榆柳濃蔭的陰下，像飛燕穿簾似的，疾掃而過；有時俯僂在前樞上，有時撒開手試她新發明的姿態，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因為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像荷葉反捲似的，洩露內襯的祕密。一路的草香花味，樹色水聲，雲光鳥語，都在她原來愉快的心境裏，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潑。

自行車到藤花雜生的籬門前停了，她把車倚在籬旁，撲去了身上的塵埃，掠齊了鬢髮，將門鈴輕輕一按，把門推開，站在門口低聲喚道：『省花夫人，逸先生在家嗎？』說着，心頭跳個不住，頰上也是點點桃花，染入冰肌深淺。

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但逸在樓上閣着臨帖，早聽見了，就探首窗外，一見是她，也似感了電流一般，立刻想飛奔下去。但她接着喊道：她也看見了！『逸先生，早安，請恕我打擾，你不必下樓，我也不打算進來，今天因為天時好，我一早就出來騎車，便道到了你們這裏，你不是看我說話還喘不過氣來，你今天好嗎？』啊，乘便今天可以提早一些，你飯後就能來嗎？』

她話不曾說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就俯身下去收拾，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將她描成一個長圓的黑影，兩支腰帶被風動着，也只在影裏搖頭，恰像一個大蝸牛，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

『好極了，春痕姑娘……我一定早來……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

春痕已經縛緊了鞋帶，倚着竹籬，仰着頭，笑答道：『很多謝你，逸先生，我就回去了，你溫你的書吧，小心答不出書，先生打你的手心。』格支地一陣憨笑，她的眼本來秀小，此時連縫兒都莫有了。

她一欠身，把籬門帶上，重複推開，將頭探入，一支高出的籬花，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將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再會罷，逸。』

車鈴一響，她果然去了。

逸飛也似馳下樓去，出門望時，只見榆陰錯落的黃土道上，明明縷着她香輪的蹤跡，遠

這一簇白衫，斷片鈴聲，她去了。

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轉身進屋，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撩拂那支喬出的簾花，折了下來，恭敬地吻上幾吻，他耳邊還只蕩漾着她那『再會罷逸』的那個單獨『逸』字的蜜甜音調，他又神魂迷蕩了。

二 紅玫瑰——夏

『是逸先生嗎？』春痕在樓上喊道：『這裏沒有旁人，請上樓來。』

春痕的母親是舊金山人，所以她家的佈置也參酌西式。樓上正中一間就是春痕的書室，地板上鋪着勻淨的台灣細席，疎疎的擺着些几案榻椅。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櫚，正對着她回字式的書案。

逸以前上課，只在樓下的客堂裏，此時進了她素雅的书屋，說不出一種甜美愉快的感覺。春痕穿一件淺藍色紗衫，髮上的緞帶也換了亮藍色，更顯得嫵媚絕俗。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筆，正在繪畫，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逸進了房門，她才緩緩地起身，笑道：『你果然能早來，我很歡喜。』

逸一面打量屋內的設備，一面打量他青年美麗的教師，連着午後步行二里許的微喘，頗露出些跼蹐的神情，一時連話也說不連貫。春痕讓他一張椅上坐了，替他倒了一杯茶，口裏還不住地說她精巧的寒暄。逸喝了口茶，心頭的跳動才緩緩的平了下來，他瞥眼見了春

痕桌上那張鮮豔的畫，就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又是美術家，真失敬，春痕姑娘，可以准我賞鑒嗎？』

她畫的是一大朵紅的玫瑰，真是一枝穠豔露凝香，一瓣有一瓣的精神，充滿了畫者的情感，彷彿是多情的杜鵑，在月下將心窩抵入，荊刺瀝出的鮮紅心血，點染而成，幾百閱的情詞哀曲，凝化此中。

『那是我的鴉塗，那裏配稱美術，』說着她臉上也泛起幾絲紅暈，把那張水彩趙趙地遞入逸手。

逸又稱贊了幾句，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來作戀愛情感的象徵，記得紅玫瑰是『我愛你』的符記，不禁脫口問道：『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能夠享受這幅精品，你不是預備送人的嗎？』

春痕不答，逸舉頭看時，只見她倚在凹字案左角，隻手支着案，眼望着手，滿面緋紅，肩胸微微有些震動。

逸呆望着這幅活現的忸怩妙畫，一時也分不清心裏的反感，只覺得自己的顴骨耳根也平增了不少的溫度，此時春痕若然回頭定疑心是紅玫瑰的朱顏，移上了少年的膚色。

臨了這一陣緘默，這一陣色彩鮮明的緘默，這一陣意義深長的緘默，讓窗外桂樹上的小雀，吱的一聲啄破，春痕轉身說道：『我們上課罷，』她就坐下，打開一本英文選，替他講解。

功課完畢，逸起身告辭。春痕送他下樓，同出大門，此時斜照的陽光正落在桑抱的峯巒，岩石上像一片斑駁的琥珀，他們看着稱美一番，逸正要上路，春痕忽然說：

『你候一候，你有件東西忘了帶走。』她就轉身進屋去，過了一分鐘，只見她紅脹着臉，拿着一紙捲遞給逸，說：『這是你的，但不許此刻打開看。』接着匆匆說了聲再會，就進門去了。逸左臂挾着書包，右手握着春痕給他的紙捲，想不清她為何如此慌促，禁不住把紙捲展開，這一展開，但覺遍體的纖微，頓時為感激欣喜悲切情緒的彈力憾動，原來紙捲的內容，就是方才那張水彩，春痕親筆的畫，她親筆畫的紅玫瑰——他神魂又迷蕩了。

三 茉莉花——秋

逸獨坐在他房內，雙手展着春痕從醫院裏來的信，兩眼平望，面容澹白，眉峯間緊鎖住，三四縷愁紋，她病了。窗外的秋雨，不住地瀝瀝，他憐愛的思潮，也不住地起落。逸的聯想，力甚大，譬如他看花開，花放，就想起殘紅滿地，身歷繁華聲色，便想起骷髏灰燼，臨到歡會，便想惋惜，聽人病苦，便想暮祭。如今春痕病了，在院中割腸膜，她寫的字也失了尋常的勁致，她明天得醫生特許，可以准客入見，要他一早就去。逸爲了她，病已經幾晚不安眠，但遠近的思想，不時湧入他的腦府。他此時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他懸想着春痕那樣可愛的心影，疑問像這樣一朵豔麗的鮮花，是否只要有戀愛的溫潤，便可常葆美質？還是也同山谷裏的茶花，籬上的籐花，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

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總不能想出一個老而且醜的春痕來！他想聖母瑪麗不會老，觀世音大士不會老，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他不覺微笑了，轉想他又沈入了他整天整晚迷戀的夢境，他最恨想過去，最愛想將來，最恨回想，最愛前想，過去是死的醜的痛苦的枉費的，將來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創造的過去像塊不成形的頑石，滿長着可厭的蝟草和刺物，將來像初出山的小澗，只是在青林間舞蹈，只是在星光下歌唱，只是在精美的石櫟上進行，他廿餘年麻木的生活，只是個不可信可厭的夢，他只求拋棄這個記憶，但記憶是富有黏性的，你愈想和他脫離，結果膠附得愈緊愈密切，他此時覺得記憶的壓制愈重，理想的將來不過只是煙淡雲稀渺茫明滅，他就很勁把頭搖了幾下，把春痕的信摺了起來，披了雨衣，換上雨靴，挾了一把傘，獨自下樓出門。

他在雨中信步前行，心中雜念起滅，竟走了三里多路，到了一條河邊，沿河有一列柳樹，已感受秋運，枝條的翠色漸轉蒼黃，此時彷彿不勝秋雨的重量，凝定地俯看流水粒粒的淚珠，連着先凋的葉片，不時掉入波心，悠然浮去。時已薄暮，河畔的顏色聲音，只是淒涼的秋意，只是增添惆悵人的惆悵。天上綿般的雲似乎提議來裹埋他心底的愁思，草裏斷續的蟲吟，也似輕嘲他無聊的意緒。

逸躑躅了半晌，不覺秋雨滿襟，但他的思想依舊纏綿在戀愛老死的意義，他忽然自言道：『人是會變老，會變醜，會死，會腐朽，但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

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久不可毀滅的。」

他好像得了難題的答案，胸中解釋了不少的積重，抖下了此衣上的雨珠，就轉身上歸家的路。

他路上無意中走入一家花鋪，看看初菊，看看遲桂，最後買上一束茉莉，因為她香幽色澹，春痕一定喜歡。

他那天夜間又不曾安眠，次日一早起來，修飾了一晌，用一張藍紙把茉莉裹了，出門往醫院去。

『你是探望第十七號的春痕姑娘嗎？』

『是』

『請這邊走』

逸跟着白衣灰色裙的下女，沿着明徹的走廊，一號二號，數到了第十七號。淺藍色的門上，釘着一張長方形的白片，寫着很執目的英字：

「No. 17 Admitting no visitors except the patient's mother and Mr. Ti」

『第十七號』

除病人母親及逸君外，他客不准入內。」

一陣感激的狂潮將他的心府淹沒，逸回復清醒時，只見房門已打開，透出一股酸辛的

藥味裏面，恰絲毫不聞音息。逸脫了便帽，企著足尖，進了房門——依舊不聞音息。他先把房門掩上，回身看時，只見這間長形的室內，一體白色，白牆，白床，一張白毛氈蓋住的沙發，一張白漆的搖椅，一張小几，一個痰盂。床安在靠窗左側，一頭用矮屏圍着。逸走近床前時，只覺靈魂底裏發出一股寒流，冷激了四肢全體。春痕臥在白布被中，頭戴白色沙巾，墊着兩個白枕，眼半闔着，面色慘澹得一點顏色的痕跡都沒有，幾於和白枕白被不可辨認。床邊站着一位白巾白衣態度嚴肅的看護婦，見了逸，也只微領示意。逸此時全身的冰流重復回入靈府，凝成一對重熱的淚珠，突出眼眶。他定了定神，俯了下去，小語道：『我的春痕，你……吃苦了……』那兩顆熱淚早已跟著顫動的音波在他面上築成了兩條淚溝，後起的還頻頻湧出。

春痕聽了他的聲音，微微睜開她倦絕的雙睫，一對鉛似重鈍的睛球正對着他熱淚溶溶的溼眼，唇腮間的筋肉稍稍緩弛，露出一些勉强的笑意，但一轉瞬她的腮邊也濕了。

『我正想你來，逸。』她聲音雖則細弱，但很清爽。『多謝天父，我的危險已經過了，你手裏拿的不是給我的花嗎？』說着，笑了，她真笑了。

逸忙把紙包打開，將茉莉遞入她已從被封裏伸出的手，也笑說道：『真是，我倒忘了，你愛不愛這茉莉？』

春痕已將花按在口鼻間，圍攏了眼，似乎經不住這強烈香味，點了點頭，說：『好，正是我心愛的，多謝你。』

逸就在牀前搖椅上坐下，問她這幾日受苦的經過。

過了半點鐘，逸已經出院上路回家。那時的心影，只是病房的慘白顏，耳畔也只是春痕零落屏弱的音聲——但他從進房時起，便引起了一個奇異的幻想。他想見一個奇大的墳窟，沿邊齊齊列着黑衣送葬的賓客，這窟內黑沈沈地不知有多少深淺，裏面却埋着世上種種的幸福，種種青年的夢境，種種悲哀，種種美麗的希望，種種污染了殘缺了的寶物，種種恩愛和怨艾，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中間，又埋着春痕和在病房一樣的神情和他自己——春痕和他自己。

逸——他的神魂又是一度迷蕩。

四 桃花李花處處開——十年後春

此時正是清明時節，箱根一帶滿山滿谷盡是桃李花競豔的盛會。這邊是紅錦，那邊是白雪，這邊是火燄山，那邊是銀濤海，春陽也大放驕矜豔麗的光輝來籠蓋這驕矜豔麗的花園，萬象都穿上最精美的袍服，一體的歡欣鼓舞，慶祝春明。整個世界只是一個嫵媚的微笑，無數的生命只是報告他們的幸福，到處是歡樂，到處是希望，到處是春風，到處是妙樂。

今天各報的正張上，都用大號字登着歡迎支那偉人的字樣。那偉人在國內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得了大名，如今到日本，他從前的留學國來遊歷考察，一時哄動了全國注意，朝野一體歡迎，到處宴會演說，演說宴會，大家爭求一睹丰采，尤其因為那偉人是個風流美丈夫。

那偉人就是十年前寄寓在省花家瑞香花院子裏的少年；他就是每天上春痕姑娘家習英文的逸。

他那天記起了他學生時代的蹤跡，忽發雅興，坐了汽車，繞着桑抱山一帶行駛遊覽，看了燦爛繽紛的自然，吸着香甜溫柔的空氣，甚覺舒暢愉快。

車經過一處鄉村，前面被一輛載木料的大車攔住了進路，只得暫時停着等候。車中客正瞭望桑抱一帶秀特的羣峯，忽然春痕的愛影，十年來被事業塵埃所掩翳的愛影，忽然重復歷歷心中，自從那年匆匆被召回國，便不聞春痕消息，如今春色無恙，却不知春痕何往，一時動了人面桃花之感，連久乾的睜睫也重復潮潤起來。

但他的注意，却半在觀察村街的陋況，不整齊的店鋪，這裏一塊鐵匠的招牌，那首一張頭痛膏的廣告，別饒風趣。

一家雜貨鋪裏，走來一位主客，一個西裝的胖婦人，她穿着藍呢的冬服，肘下肩邊都已靈爛，頭戴褐色的絨帽，同樣的破舊，左手抱着一個將近三歲的小孩，右臂套着一籃的雜物——兩顆青菜，幾枚蛤蜊，一枝蠟，幾匣火柴——方才從店裏買的手裏還挽着一個四歲模樣的 girls，穿得也和她母親一樣不整潔。那婦人蹣跚著從汽車背後的方向走來，見了這樣一輛美麗的車和車裏坐着的華服客，不覺停步注目。遠遠的看了一晌，她索性走近了，緊靠着車門，向逸上下打量。看得逸到煩膩起來，心想世上那有這樣臃腫倦曲不識趣的婦人；

那婦人突然操英語道：『請饒恕我，先生，但你不是中國人逸君嗎？』

他想又遇到了一個看了報上照相崇拜英雄的下級婦女，但他還保留他紳士的態度，微微欠身答道：『正是，夫人。』淡淡說着，漫不經意的模樣。

但那婦人急接說道：『果然是逸君！但是難道你真不認識我了？』

逸君不得睜睨向她辨認，只見豐眉高顴，鼻梁有些陷落，兩腮肥突，像一對熟桃，就祇那細小的眼眶和她方才『逸君』那聲稱呼，給他一些似曾相識的模糊印象。

『我十分的抱歉，夫人。我近來的記憶力實在太差，但是我現在敢說我們確是曾經會過的。』

『逸君，你的記憶真好！你難道真忘了十年前伴你讀英文的人嗎？』

逸君跳了起來，說道：『難道你是春……』但他又頓住了，因為他萬不能相信他腦海中一刻前活潑可愛的心影，會得幻術似的變形為眼前粗頭亂服，左男右女又肥又蠢的中年婦人。

但那婦人却絲毫不顧戀幻象的消散，絲毫不感覺哲理的憐憫，十年來做妻做母負擔的專制已經將她原有的浪漫根性，殺滅盡淨，所以她寬弛的喉音替他補道：『春……痕，正是春痕，就是我，現在三……夫人。』